



曙光初現

——一個自閉兒母親的自述

文 / 劉帆

那個主日，在教會裡，我的Harry安安靜靜地跟著別的孩子走到台上，一起背誦《詩篇》23篇。他背誦時，聲音特別大，胖胖的身子隨著背誦的節奏晃來晃去。時而，他回頭看看背後銀幕上的自己，不時地對著鏡頭招招手。

台下，有人看著他直笑，也有人不時地擦著眼淚。

看起來，這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演出。但對從小患有自閉症的Harry來說，卻是一個零的突破、質的飛躍！

“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，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。”（《詩篇》118：24）這13年來，我彷彿走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夜，終於看見了黎明前曙光初現。

黑夜中的掙扎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體會到自閉兒母親的心情。的確，擁有這樣的孩子，承受最大痛苦和壓力的，莫過於母親。她不僅要每天面對孩子無法自制的脾氣：摔東西、尖叫，甚至攻擊別人，或傷害自己，而且，還得面對周圍人的眼光和論斷：“她知道怎麼教孩子說話嗎？怎麼這麼大的孩子還不會與人交流呢？”“她的遺傳基因有問題嗎？

她懷孕時或孩子幼小時，做過什麼不該做的事嗎？”“她這個媽媽怎麼當的？她怎麼就不花時間管教孩子呢？”

可誰曾看見，她在家中的付出呢？有多少自閉兒的母親，在孩子連續尖叫、哭鬧了半個小時以後，還得面不改色、心不跳地控制局面？又有多少母親，在追著孩子不停地跑了大半天後，仍需馬不停蹄地處理下一個難題？

Harry在五歲時就被診斷為自閉症。他現已13歲了。在這漫長的八年中，我們找過不少的醫生，試過不少的藥物。然而，醫學界至今對自閉症束手無策，藥物也只不過起一點點安眠、鎮靜的作用。我上網查詢過這方面的資料，也買過書，但是這些書籍和資料，都只談到自閉症的症狀，卻鮮少提供方法和建議。

無望中，我和先生一起發牢騷，互相指責。於是，夫妻的感情也漸漸步入枯竭，甚至形同陌路。那時，我們住在風景優美、四季如春的美國聖地亞哥城。這是一個天堂般的海濱城市，我們卻過著如同地獄般的生活。

當時我們早已是基督徒，但在漫長的八年中，我們卻從沒有走進教會的大門。我們只相信自己、依靠自己。這正應驗了聖經中的話：“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愁苦必加增。”（《詩篇》16：4）

耳濡目染學禱告

我想出了一個推卸責任的辦法：把小兒子Harry交給國內的父母，把大兒子扔給先生，自己搬到離家一百多英里的地方去讀書。我想，我已沒法擁有正常的孩子，我的婚姻也名存實亡，但至少，我還可以讀書，將來可以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。這是我與命運抗爭的最後掙扎，我也準備接受這個家將會分崩離析的最壞結局。

然而神一直都在保護我的家庭，讓我和先生在對婚姻無望的時候，因為在神面前發過的誓言，不提“離婚”二字。而且，先生毫無怨言地負擔起我讀書、生活的一切費用，並承擔了“又當爹、又當娘”的重任。畢業時，先生拉著我的手，慎重其事地說：“還想和我過下半輩子嗎？那麼，我們搬家吧！讓我們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吧！”

不久，先生在北加州矽谷找到一份工作。2000年的夏天，我們搬到北加州。那時，母親為幫助我們，也來到美國。由於她不懂英文，又不會開車，我擔心她的日子太寂寞，於是在家的附近，給她找到一家華人教會。

沒料到，一向對宗教不感興趣的母親，卻在幾個月受洗信主，還勸我每天要為Harry禱告！

幾年以後，大兒子也要求受洗歸主，態度還十分堅決。這使我大惑不解。

我雖然名為基督徒，其實還處在半信半疑的狀態之中。但跟母親、兒子去教會，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學著為孩子禱告，每天用一兩分鐘向神祈求，就算把死馬當作活馬醫吧！

幾年下來，Harry的變化並不大，幾乎還是沒有什麼學習能力。十幾歲還不會和人對話，一到公共場所，他就會興奮地拍手、尖叫、四處亂跑，甚至還會對人吐口水。漸漸地，我很怕帶他去教會或小組聚會，因為我發現，人的愛其實也很有限，我不希望自己成為別人的重擔。

等候在寂靜清晨

2004年初，我落入極端沮喪的情緒裡。

教會中有一對傳道人夫婦，特別關心我，借給了我兩套錄音帶，《等候神》和《神做事的法則》。有一次，我在車中聽《等候神》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的眼淚就一直往下流，最後忍不住放聲大哭——並不是因為我感到悲傷，而是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柔情，發自心的深處。

不久，每天到了清晨四點，我就會突然醒來，輾轉反側，怎麼都睡不著。這樣的情形持續了兩個多月。我把這件事告訴那位傳道人太太，她說：“你不是聽過《等候神》的錄音帶嗎？這是神在呼喚你起來親近他。”

真的嗎？神會用這種方式靠近我嗎？這未免太玄乎了！

我原打算對傳道人太太的話置之不理，但那個晚上，我突然感到全身軟綿綿的，好像大病了一場。我無助地躺在地毯上，望著天花板對神禱告：“主啊，請饒恕我不順服的罪。明天清晨，我一定赴約。但我要一個確據，請明晨五點整叫醒我，而不是平時的四點鐘，我就知道這呼喚是來自你。”

次日清晨，我醒來，床前的數碼鐘清楚地顯示五點整，一分不差。哇！真神吶！

我起床，走到空空的客房中，問：“主啊，我來了。你要我做什麼？”

此時，一個意念從心裡一閃而過：“You don't need to do anything, just be with me（你不需要做任何事，只要與我同在）。”

我很吃驚，但又覺得這未免太抽象了！於是我拿出一張敬拜CD，放入唱機中，尋找與神同在的感應。

敬拜的歌曲劃破寂靜，我突然忘記了自己的存在。歌中唱著：“Jesus, be the center, be my hope, be my song……”隨著歌聲，一種柔和、溫暖的氣息瀰漫了整個房間。我看見床上坐了一個人，他忽隱忽現，影影綽綽。他彷彿像我腦海中一閃即過的幻像，飄逝後留下揮之不去的回味。他給我一種愛和慈祥的感覺，傳遞著無盡的安慰。

此時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像一個在外被人欺負的小孩，滿懷委屈地跑回家，向父母尋求安慰。近日的挫折，不被接納的傷痛，都湧到眼前，我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，想收也收不住……

就這樣，半小時在不知不覺中一晃而過。當眼前的一切消失，優美的歌曲仍在夜空中飄蕩。我好像是做了一場夢，但我知道，那是真實的。原來，神就在我的身邊，他真的在等我，而且已等了很久、很久。

那個清晨，我告訴神，我願意每天清晨等候他，希望他天天叫醒我。

神真的是信實！三年來，他沒有一天失約。

我的生活沒有了昔日的沉寂，我的心對著神活過來了。每天在清晨醒來的那一瞬間，我時常感到腹中好像有烈火在燃燒，心激烈得跳躍不已。當我讀聖經和屬靈書籍時，一些字句常常像雷鳴般打在我的心上。聚會時，我很容易落淚，有時在敬拜時哭得泣不成聲（過去我從不會這樣）。有時，Harry會擾得我心煩意亂，而等候神讓我的心漸漸平靜。甚至有時，神會向我說話——原來，我可以常這樣與他相遇！

-----未完待續-----

作者來自中國，現住美國加州

(本文原載《海外校園》2009年02期<總第九十三期>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)